

好家风

姑父的教诲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读初一那年，父亲请姑夫来我家打衣柜。周日不上学，我就待在家里看些课外书。姑父在屋中间做木匠活，我在炕上或躺或坐，捧着一本书看。姑父做着活儿，时而看我一眼。

姑父的木工活做得地道，在十里八乡很有名。姑父常常因为活儿多忙不过来，然而，许多人家宁可姑娘晚一些出嫁，也要请他打陪嫁的家具。第二个周日，父母和姐姐都到队里干活去了。姑父歇下来的时候，对我说：“侄子，你都十二三了，不算小了，你爹娘去地里干活的时候，你在家也该做点儿事情。”姑父喝了口水，又说：“做事情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好！”

三女孝亲

前不久，已是九秩高龄的老伴不慎从床上摔了下来。当时，老伴意识清醒，四肢活动自如，爬起来在室内还走了两圈。第二天，老伴右膝关节肿胀，活动受限。三个女儿闻讯赶来，借来一个轮椅让老伴坐下，像抬轿似的，小心翼翼地从三楼抬到楼下。紧接着，三个女儿带着老伴到医院检查，诊断为右膝髌骨错位，关节积液，抽出了约50毫升淡黄色液体，包扎后回家服药疗养。

老伴摔伤，忙坏了三个女儿。大女儿很快买来了金属坐

其实，我不是什么活都不干。平时，我会扫地、扫院子、刷碗刷锅、擦桌子，看到水瓮里没水了，我会去挑一担，拾柴火、打茬子更是常事。小学三年级，我就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，给庄稼捉虫子、拾麦穗、掰玉米等农活我都做过。听了姑父的话，我再挑水的时候，总是要一口气把水瓮挑满。我用来挑水的水桶，是大人们常用的那种，挑一担水，往返要走四五十里路，脸就会红红的，喘气也不再那么匀实，说不累是假的。但是看到姑父投来赞许的目光，我心里很美。

那时候物资匮乏，生活用品均需凭票购买，公社每月供应的那点儿煤，连半个月都不

够用。星期天，我就背起花篓去地里拾柴火，夏天拾麦茬，秋后打茬子，就是收完玉米剩下的根部茬子。我把拾来的柴火整整齐齐地靠着南墙码成垛，看着柴垛逐渐升高，心里有一种满足感。有我拾的柴火，家里就不用为买煤发愁了。

后来，我做铁路统计工作，由原来站段的统计员到铁路分局的统计监察，都力求做到最好。评职称的时候，从初级到中级，又到高级，我参加全国统一考试，都是一次考过。

儿子渐渐长大，我和他聊起姑父说过的话以及老人家的木工活时，儿子总是默默地听着。儿子在工务段上班的时候，他征得工长同意，每晚去

附近的电脑班上课。后来，他参加成人高考，上了石家庄铁道学院的函授大专班。有一年，段办公室新成立了信息中心。儿子通过考试，转到了信息中心工作，他还凭着刻苦学习和熟练的五笔字型盲打，留在办公室给段长写材料。一步一步，儿子升为融媒体中心主任，后来又被招聘到铁路局融媒体中心工作。

现在想来，我和儿子两代人工作、学习中的小成就，都得益于当年姑父的谆谆教诲。

楚世英/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长期征集“好家风”稿件，要求通过故事体现好家风在两代甚至几代人之间的传承。



康昌清/文

和邻居友好相处

在旧居的时候，薛教授住我家对门，他是我丈夫的学生，他的夫人和我儿子在一个科室工作。我们两家相处得很愉快。我的孩子们在评定职称时，受到了薛教授的帮助。他不辞辛苦地帮忙修改论文，并指导发表，尽心尽力，使我家受益匪浅。打扫楼道卫生时，我和薛夫人互相争着打扫，使楼道保持干干净净。我们两家的葡萄树相邻，总是相互照看，浇水时就一同浇了。我们相处了几十年，从没有红过脸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

搬到新房，发现对门邻居恰巧是我校的杨老师。偶然相遇，两家人都感到非常高兴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我们在相处中互相关照，不是一家却胜似一家。逢年过节，两家人互相赠送礼品。杨老师的女儿生小孩时，我为他家添丁之喜赠送鸡蛋和小米，表示祝贺。杨老师的夫人常说：“有什么需帮忙的

尽管说话。”杨老师的女儿称我老奶奶，也很关心我。她见我写毛笔字，便买了很多高级宣纸送给我。去年的一天晚上，有人敲我家的门。当时，家中只有我和女儿，我们有些害怕。杨老师听到响声后，便从门镜中观察情况，随时准备前来保护我们。那人可能是喝醉后走错楼了，在门口吸烟、吐痰，待了好一会儿才走。我们这才放心地去休息。有一次，我家的天然气灶忽然打不着火了，换上了新电池也不行。于是，我们便请杨老师家姑爷帮助查找原因。他个子高，一眼便看出了缘由，告诉我们是欠费了。一天晚上，我们考虑不周，在墙上钉钉子。杨老师听到声响后，以为我家出了紧急情况，立刻前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

和邻居友好相处，让我们其乐融融。在此，我向邻居们表示衷心的谢意！

薛聪慧/文



育孙歌谣

祖孙科幻迷

于炳坤
祖孙俩，科幻迷，喜欢探索和猎奇。天上地下又深水，时空穿越明与昔。流浪地球和三体，多维空间起涟漪。脑机结合黑白洞，衣食住行未来医。事无巨细自然界，都是老少好话题。



距离产生美

双休日，我带着外孙去一个离家不远的景区游玩。在景区门口，我请一位不相识的游客帮我们照张合影。

那位游客让外孙贴近我一点儿。我对外孙说：“你靠紧姥爷一点儿，我们之间不要留距离，这样照出来的效果比较好看。”

外孙却说：“姥爷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留点儿距离好，照出来会更好看。”

我问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

外孙说：“这叫作‘距离产生美’！”

我和给我们照相的游客听了，都笑了。

李朝云/文